

## 浅析《亚玛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

朱晓红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长篇小说《亚玛镇》(又译为《亚玛街》、《烟花血泪》、《亚玛街的烟花女》)是俄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现实主义作家库普林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旧俄时期的卖淫现象为背景,揭露了这一现象的残酷与卑劣。尽管作品中没有贯穿于全文的主人公,然而作家却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本文拟从人物形象塑造手法出发对作品进行分析与诠释,旨在弄清作家的创作实质。

**关键词:** 库普林;《亚玛镇》;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妓女作为主人公在世界文学中并不罕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索尼娅,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斯洛娃,小仲马《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等等。但是完全以妓院生活为写作背景的作品却不多见。库普林的《亚玛镇》正是这样一部充满正义感的作品。作家通过巧妙的叙事方法,在《亚玛镇》中成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让他们在妓院这个“大舞台”上“走秀”:有的“秀出”辛酸与凄凉,有的“秀出”无耻与卑鄙,有的则“秀出”善良与罪恶……

### 2 细腻的肖像描写

“文学肖像不仅能够直观地展现人物、他的社会地位、习性及爱好,它还是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确定人物内心及外貌关系的重要方法。肖像描写能够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并突显出作者对该人物的主观评价。”(E.A. Зинина 2007: 226)在人物塑造方面,库普林采用了大量的肖像描写。在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的出场都伴有一段细致的外貌刻画。例如对妓院老鸨安娜·马尔科夫娜及老领班艾玛·爱德华多夫娜的描写。安娜·马尔科夫娜年近六十,个头很矮,却浑身滚圆:你可以把她想象成大中小三个由下而上叠套在一起的凝固的肉球,它们之间没有缝隙。这便是她的裙子、躯干和脑袋。而老领班则是长得又高又胖,带着三层肥大的下巴。她的脸从额头到两颊逐渐宽阔起来,呈土黄色,活脱似一只梨。她还长着一个鹰钩鼻,嘴唇端正且严厉。库普林通过生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两个让人厌恶的形象,同时激发了读者无尽的想象力,作品的画面感由此增强。

俄罗斯文学理论家瓦·叶·哈利泽夫在《文学学导论》一书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揭示人物面貌复杂性和多层面性的肖像在文学中占了上风。在这里,外貌描写时常与作者对主人公心灵的透视,与心理分析结合在一起。”(哈利泽夫 2006: 239)库普林正是借助于人物首次出场之际的肖像描写来探索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妓女任妮亚眼睛中燃烧着烈

火的特写恰恰反映出她性格的刚烈与倔强，隐隐透露出她内心所燃烧的仇恨之火。看门人西密昂的眼睛黯淡无光却又流露出蛮横。透过他的眼神读者似乎可以看到他内心深处的丑恶及冷酷。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库普林正是从他所塑造人物的眼神中展示出其内心世界。

库普林在对人物的肖像进行刻画的过程中，尤其注重突出人物的眼睛的颜色以及发色，他用不同的色彩映衬出人物潜在的性格特点。安娜·马尔科夫娜两眼浑浊、呈浅蓝色；警察局局长克贝希有一双天蓝色的眼睛并长着一把扇形的红胡子；当过修女的妓女塔玛拉有着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她的头发略微发红；看门人西密昂长着一双蛮横、暗淡无光的黑眼睛；老领班艾玛·爱德华多夫娜有着浓密的栗色的头发，她的小眼睛也是黑色的；女演员兼歌唱家罗文斯卡娅有一双碧绿的、具有埃及人特点的细长眼睛。在俄罗斯文化中，“浅蓝色”总会让人联想到天空以及其他与天空有关的元素。天空无边无际，清澈透明，也是美好心灵的象征。用浅蓝色来形容老鸨安娜·马尔科夫娜并不显得不妥，她虽然很可恶，但她同时又具备一个女人作为母亲的无私与伟大，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她是如此可怜与卑微，因而库普林又用“少女般”来形容这个罪孽深重的老女人。而在文学作品中，黑色通常具有黑夜、犯罪、寂静、空虚、死亡等类似消极事物的象征意蕴。黑色每每给人们带来一种无形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正如老领班艾玛·爱德华多夫娜与看门人西密昂的黑色眼睛，仿佛是山间隧道。你无法看清它们到底有多深，但却可以感受得到从那两个漆黑的小洞中所喷射出来的寒气。“在东正教文化中，深色头发的人不如浅色头发的人值得信赖，而红头发的人属危险人物。”（В.Ф. Чертов 2006: 285）库普林用“红色”来描写警察局局长的胡子，以此说明这位局长是个危险的人物。这一点也与局长亲手掐死自己70岁的富有老婆相符。在描述妓女塔玛拉的发色时，库普林也使用了“红色”，以揭露塔玛拉的神秘性。她既不可信还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对于她的过去无人知晓。在文中除了这些暗淡的颜色之外，库普林还使用了比较欢快的绿色。他用绿色来形容女演员罗文斯卡娅的眼睛。绿色象征着春天，象征着万物复苏，一切新事物的开端，绿色是希望之色。在听到女演员演唱的歌曲后，坚韧傲慢的任妮亚立刻跪倒在她的脚下失声痛哭。这位女演员俨然像一位母亲，一位拯救者。正是在她的帮助下，任妮亚的遗体才得以入土为安。库普林正是通过这些微妙的色彩描写隐晦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

### 3 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

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必然会有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正如传统小说理论强调小说叙事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人物、情节和环境。从排序中可知小说人物在整部作品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成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又离不开人物性格的塑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列出了悲剧的六大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他把性格放在第二位说明了性格的重要性。莱辛则写道：“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东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顾。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莱辛 2002: 125）

长篇小说《亚玛镇》中虽然没有贯穿全文始终的男女主人公，但是库普林非常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库普林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格两重性手法，塑造了老鸨安娜·马尔科夫娜、看门人西密昂和靠拐卖妇女为生的戈里宗特形象。这三个人物形象的性格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正如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所分析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级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级，从生物的进化角度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一级，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级，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的一级，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的一级；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真的一级，也有假的一级；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级，也有丑的一级。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级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所谓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级的排列组合。”（刘

再复 1999: 60)库普林笔下所塑造的这三个人物形象正体现了性格的二重组合。老鸨安娜·马尔科夫娜是一个十足的吸血鬼,无情地吸干妓女身上的鲜血,她是如此的可恶,对妓女们冷酷至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小心呵护着自己的女儿,对她关怀备至,千方百计向女儿隐瞒自己的职业,在女儿面前她甚至不敢多说话,战战兢兢,像个老奴婢,或是忠心耿耿的傻保姆,抑或是一条效忠主人的老癞皮狗。她拼命挣钱,一切都是为了女儿,吝啬的她可以大把地花钱为女儿请英国家庭教师,买马车,买钻戒,彰显她作为一个母亲的伟大与无私;看门人西密昂是旧俄社会的爪牙,他对妓女们极其残忍,不时对她们进行毒打,即使是他的情人纽拉也不能幸免。他不仅百般折磨纽拉,还要抢夺纽拉用自己的身体换来的血汗钱。就是这样一个凶煞却虔诚地信仰上帝,并且将来可能会出家修道。在他的灵魂中真正的宗教狂热与各种渎神行为,与令人恶心的性欲,与暴虐狂罪恶地交织在一起;而以拐卖妇女盈利的新俄罗斯人戈里宗特曾结过 15 次婚,每一次都巧妙地乘机捞到一份数目可观的嫁妆。但又会在占有老婆的钱财之后,某一天突然不知去向。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便会狠心地把老婆以划算的价格出售给地下窑子或上等妓院。与此同时,他又从不认为自己的职业是寡廉鲜耻的。他自认为对上帝很虔诚,如果时间允许,每逢礼拜五他会急切地赶赴犹太教堂做礼拜。不管命运把他抛到何方,他必定虔诚地过赎罪节。他不时给自己的母亲和姐姐多多少少地寄些钱,虽不定期,却是经常不断,几乎可以说是在他所到之处都有钱寄出。这三个人物形象就是善与恶的组合,老鸨安娜·马尔科夫娜用对他人(妓女)的恶(敲骨吸髓)来实现她对自己女儿的爱,用恶的手段来伪造爱,包装爱。无论是安娜·马尔科夫娜,还是西密昂与戈里宗特,像他们这样的性格就是一种善恶二重组合结构。这种善恶组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当它们处于不同的价值体系时所具有的性质也不相同。这三个人损人利己,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行为,在抽象的道德体系中无疑是一种罪恶,但若是处于母爱的价值体系中,安娜·马尔科夫娜的行为是高尚的;若是处于宗教的价值体系中,西密昂是虔诚可敬的;若是处于亲情的价值体系中,戈里宗特则是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弟弟。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具有真实性。自然界乃至宇宙中都不存在孤立的事物和现象,善与恶、美与丑本不相离。正是这种人物性格的矛盾性才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使人物不再是扁平的而是浮雕式的,充满立体感的存在。

#### 4 自然主义的人物特写

库普林作为新一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继承老一辈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又广泛地借鉴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所谓自然主义的艺术特点,即巨细无遗地描绘现实,排斥虚幻想象,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客观冷漠地还原生活。小说《亚玛镇》中有多处妓院日常生活画面的特写。库普林以自然主义手法真实而细致地再现旧俄时期妓院的迎客场景,以震撼人心的笔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并以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深刻地表现众多妓女的不幸遭遇。这种自然主义下的人物特写(尤其是对各类嫖客的特写)不仅揭露出旧俄社会的毒瘤——卖淫制度的污浊与残酷,更无情地鞭挞了上流社会的无耻、虚伪以及人性的泯灭。小说中描绘了诸多嫖客的丑恶嘴脸:从入土半截的老头子到还未成年的毛孩子,从鼎鼎有名的教师到厚颜无耻的小偷,从有文化修养的大学生到蛮横粗鲁的杀人犯……

妓女任妮亚就曾接待过这样一位道貌岸然的嫖客。他是位天主教教士,在嫖娼之前,先将任妮亚全身裹上白布,再扑上粉放到床上,而后点上三支蜡烛。待到任妮亚装作死人的样子,他便如饿狼扑向猎物般扑到床上。小市民嘉德琴科曾自告奋勇代替外出的刽子手,对 11 名暴徒执行死刑。他走进妓院,举起手指准备画十字,但瞟了一眼屋子的角落,没有找到神像,便无所谓地放下手,吐了一口唾沫,立即熟练地走到某一个妓女跟前。正是这类自诩高尚而又信奉上帝的人从妓院进进出出,无情地蹂躏着一个个脆弱的年轻生命,如蛀虫般腐蚀着俄国大地。若妓院是肮脏的洪流,他们便是其中的一股。库普林对卖淫制度的深刻批

判空前强烈，以致在小说第一部于 1909 年初次发表时震动了整个俄国社会，它的问世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与争论。

## 5 从细节窥探人物的灵魂

B. B.纳博科夫曾指出：“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应该留意细节，并加以重视。概述的月光自然是美丽的，但只是在一本书全部的阳光碎片被精心组装起来之后才显得美丽。”（哈利泽夫 2006：333）许多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都非常注重细节。例如，屠格涅夫擅长对室内设置、风景、主人公的外貌、他们的言谈和内心状态进行不厌其详的描写。冈察洛夫则更是如此，他对奥勃洛莫夫的肖像及卧室的描绘可谓精雕细琢，从而诞生了“奥勃洛莫夫性格”。

在库普林的《亚玛镇》中也有诸多细致入微、不厌其详的细节性描写。它们有助于成功地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揭示其性格特征。在小说中，对妓女塔玛拉有这样的描述。她是个文静、和善、又相当漂亮的姑娘。略微发红的头发犹如冬天狐狸背上的茸毛，又深又亮。在回答问题时，她略带几乎不会牵动嘴唇的笑意。只是嘴角意味深长、似笑非笑地稍稍撇一下，好似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塔玛拉本人正如蒙娜·丽莎的微笑那般神秘莫测。她 32 岁，是安娜·马尔科夫娜妓院中最老的妓女。她在妓院里落落寡合，跟谁都不亲近。关于自己的过去，则更是闭口不谈。自愿来妓院避难的她因有文化而受人尊敬。任妮亚将自己得脏病的秘密只告诉了她，那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与依托。她的嗜好让人大跌眼镜，她竟然痴迷于偷盗。尽管她自己也承认那是一种大胆、危险、而又可怕的事情，但就是陶醉其中不能自拔。塔玛拉似乎是一位谦卑的赎罪者、一位伟大的拯救者、又似乎是一位神秘的预言家。在她的努力奔走下，任妮亚死后得以安葬。她在送葬回来的路上所作的预言也在此后一一应验。她的身上从始至终都闪烁着蒙娜·丽莎微笑般神秘的美丽光环。与此同时，她又如狐狸般狡猾善辩，因而能够骗过老领班并成功地当选为新一任妓院领班。塔玛拉身上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从库普林对其外貌的描绘中已初露端倪。他使用两个明喻——狐狸和蒙娜·丽莎来形容塔玛拉，似乎是其无心插柳之笔，却概括出一个神秘女子的传奇一生。

这样的细节性描写在小说中不胜枚举。妓女柳勃卡跟随大学生李霍宁离开时，任妮亚提醒她把脸上的胭脂擦掉，自尊心极强的任妮亚担心马车夫会对柳勃卡指指点点。望着渐行渐远的马车，任妮亚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她的善良、孤傲、她对从良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的无奈和迷茫。再如，妓女们都会按照迷信的说法，将嫖资吐一口唾沫，然后放到袜子里。她们像孩子一样顽皮可爱，浑身充满如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孩子气。命运将她们推到卖淫这条布满荆棘的小路上，于是她们从此就过着古怪的、“仙境般的”生活。因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所以缺乏生活经验，没有独立的思想。然而，置身于肮脏的漩涡却没能泯灭她们纯洁的灵魂。善良的姑娘们的天真可爱与妓院的污浊混沌形成鲜明的对比。类似的细节性描写是开启人物灵魂之门的钥匙。透过这些细节，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

## 6 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是揭示人物思想与性格的一种特殊手段，它直接揭露人物的心理世界及其情感的变化。例如，托尔斯泰就提出了“心灵辩证法”。在小说《亚玛镇》中，库普林正是借助直接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出大学生李霍宁内心的起伏与变化。这一描写集中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即李霍宁将妓女柳勃卡从妓院救出的短短一个半月之内。起初，他不敢相信自已真的将一名妓女从妓院的火坑中解救了出来。他很自豪，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并自认为不会为这一举动感到后悔。一路上，他慷慨陈词，捶胸顿足。然而，到了宿舍，个人的尴尬处境使他完全清醒。于是，他开始模模糊糊地对自己鲁莽的举动、甚至对无辜的柳勃卡产生隐隐的恼怒。在他的灵魂最深处有一个叫做“后悔”的怪物不时地蛊惑他，顺应灵魂的召唤，他开始刻意逃避与柳勃卡见面。第一次占有柳勃卡的身体后，李霍宁十分自责，

内心非常痛苦。羞愧难当的他甚至发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他终究没有坚守住自己的底线，没有遏制住源自内心对女人的渴望，没有抵挡住女人的诱惑。接下来就是第二次，……第二十次……对此，他早已习以为常，不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不安与羞愧了。然而，对于自己一时冲动的“拯救之举”，他在内心早已后悔千百次了。感性的李霍宁与理性的李霍宁正在进行激烈的较量。当初的信誓旦旦如今已化为泡影，被现实的浪潮击得粉碎，而对柳勃卡的怨恨却在吞噬着他的自尊。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与斗争，他最终以卑鄙的手段赶走了可怜的柳勃卡，从自己所编织的“蚕茧”中全身而退。

大学生李霍宁想拯救妓女的想法以实践的惨败而告终。他的失败说明卖淫制度不是个体能够动摇并摧毁的。大学生的行为只是蚂蚁撼大树而已。他内心的矛盾与其说是个体善与恶的矛盾，毋宁说是可悲小人物与社会的矛盾。对李霍宁这个人物形象，读者应该辩证地看待。库普林对其内心微妙变化的细腻描绘，成功展示出一个处于无奈境遇之人的无奈之举。李霍宁作为一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自身温饱尚且堪忧，又何以担当拯救者的重任呢？因而，他最终选择抛弃柳勃卡也是在情理之中。壮志雄心的消逝是李霍宁意志薄弱及其能力的局限性所致。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允许这种善行“开花结果”，他从一开始就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他的行为还从侧面说明旧俄社会的残酷。普通人想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已经困难重重，要去拯救一群堕落的妓女，简直是天方夜谭。库普林笔下的大学生李霍宁从客观上来看远远高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因为他不再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他也不像契诃夫《新娘》中的萨沙只会扮演说教者的角色。他有思想，有说教，更有行动。库普林细腻地描绘了李霍宁内心的波澜起伏，尽管行动失败了，但他毕竟曾试图改变现状，他曾努力过。大学生李霍宁的窘境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他们有理想抱负，他们愤世嫉俗，他们想贡献一己之力以改变生存现状。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梦想与现实之间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李霍宁内心的复杂变化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形的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拯救妓女只是妄想。库普林以大学生的失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通过改良主义的途径加以改造的。他向广大读者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怎样才能从俄国大地上拔除卖淫这颗腐蚀社会的毒瘤？

## 7 景物描写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常常与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处境、遭遇等息息相关，在渲染某种氛围的同时也揭露出观景之人的心境。透过安娜·马尔科夫娜妓院的窗玻璃看到的是这番景象：“黄昏宁静而温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铁路线那边，在许许多多黑色的屋顶和黑色的细树干那边，在低低地贴近黑暗地面的地方——那里肉眼无法看到，却可以感觉到一派生机勃勃的春天的绿色色调……”（库普林 2002：28）在妓女们眼中，没有比妓院更黑暗、更可怕的地方了。尽管远处一片漆黑，然而她们还是能够感受到那里充满幸福的气息。彼岸春意盎然，此岸却是醉生梦死。短短几句景物描写中，库普林三次使用黑色来突显远处的未知和渺茫。远方的黑暗与这些天真的姑娘们心中幻想的绿色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善良的她们像孩子一样耽于幻想，尽管身陷“泥沼”却依旧憧憬着美好的生活。通过这一段景物描写，库普林不仅暗示了观景之人的境遇，也表现了对她们的怜悯之情。

大学生李霍宁将柳勃卡从妓院带出后，一路上，他细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惊奇地望着眼前的树木，这些树木是那么洁净、纯真和迷人，仿佛是上帝在夜间悄悄种在道路两旁的。库普林用这样一句描述足以表达李霍宁当时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有时人们的内心情感很难用言语加以表达，而借助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可以更加准确地映衬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再如，为任妮亚送葬时，“天空放晴了……没有热力的太阳从寒冷、闪着浅蓝色珧琅光泽的天空中明亮地闪耀着，仅剩的几颗青草仍然碧绿苍翠，树上正在凋零的树叶都在变成金黄色、粉红色和红色……”（库普林 2002：361）任妮亚的突然死亡对安娜·马尔科夫娜妓院的妓女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她们像一群受惊的牲口在妓院狭窄的走廊里挤在一起，互相推搡着、哭

叫着、呜咽着。她们的内心受到巨大的打击，眼前惨死的任妮亚仿佛就是将来的自己。一向倔强高傲的任妮亚都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她们这些弱不禁风的小草又能随风摇曳多久呢？凋零的落叶再美也只是昙花一现，这些可怜的姑娘们的心正随凋零的落叶一起枯萎。此时，落叶从树上掉落的瑟瑟声，仿佛就是她们内心无声的啜泣。单纯善良的女孩们对女伴的惨死悲痛欲绝。这种悲痛不仅是对她悲惨遭遇的同情、对死亡的恐惧、更是对自身命运的哀悼。虽然身处万恶的妓院，但是善良是这里每一个姑娘的秉性。她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血泪史。库普林借助对景物的描写，刻画了姑娘们五味杂沉的内心，也表达了自己对她们的爱怜与赞美。

## 8 结束语

借助这些巧妙的创作手法，库普林在《亚玛镇》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妓女、各类嫖客及老鸨等人物形象。人物命运波澜起伏，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库普林以他大无畏的精神全面揭开旧俄社会妓女生活的真面目，将千百万落入火坑的妇女的悲惨遭遇公诸于世，并且对造成千百万妓女悲剧的社会提出控诉。在俄罗斯文学中，只有库普林敢于冒着被人误认为色情作家之险创作出《亚玛镇》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佳作。其中所涉及到的卖淫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存在，不仅在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存在此类问题。尽管时过境迁，然而《亚玛镇》这部作品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 参考文献

- [1]Зинина Е.А. Основы поэтики: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анализ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M]. Москва: Дрофа, 2007.
- [2]Чертов В.Ф. Слово — образ — смысл[M]. Москва: Дрофа, 2006.
- [3]哈利泽夫. 文学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库普林. 亚玛镇[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 [5]莱 辛. 汉堡剧评[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 [6]刘再复. 性格组合论[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7]王 靓. 俄国烟花女的白生相——新现实主义小说《亚玛镇》浅析[J].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 2012(1).

## Analyzing the Character-Shaping Method in the Novel *Ama Town*

Zhu Xiao-ho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Ama Town*(also translated *Ama Street* or *Tears and Blood from the Fireworks* or *Fireworks Women on the Ama Street*)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Russian realist writer Kuprin, who lived in the late 19<sup>th</sup> and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With prostitution in the old Russian system as the writing background, this novel exposed the brutal and despicable regime of prostitute. Although there is no one hero working throughout the text of the novel, the author created a series of characters.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novel from its character-shaping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writer's creation.

**Key word:** *Ama Town*; characters; shape

**作者简介:** 朱晓红（1989—），女，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5-03-06

**[责任编辑: 刘 锴]**